









110X
579
12
2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三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
 來一本下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
 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注云先切文選鹿豕狂狂注云不狸子日人不
 能搏噬音博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
 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
 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
 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
 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又字下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又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發星羅一本四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守詩公侯千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郊特牲篇下堂而見王以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惟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公少子孫與我見宣王王立歲仲山陵災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一本有矣字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問鼎之小大輕重杜預射王中看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楚莊王射王中看者有之

伯誅義弘者有之射音長左傳隱七年戊伐北伯天下垂鑿矣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

威強未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吊切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合為七國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韓魏趙分晉

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未孫非子周恭王封為附庸及則

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

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一本無亟役萬人暴

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

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一作

之困平城高祖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燕布為陵遲不救者三代後

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武帝時王父願請分王國然其子弟而侯國遂弱然而封建之

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

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

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

節度使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

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恩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謂藩鎮

漸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謂用兵大

九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

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

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

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

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

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

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孟舒魏尚並守雲中聞黃霸之明審牘觀汲黯之簡靖

淮陽太守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

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入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

前以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於同列則相裂毗亦

作皆疾智切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

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

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

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

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

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
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
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
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光之
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
公之大者也其私情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
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
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
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
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
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因曰亦
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見管子校民篇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
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
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
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
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自然
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
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
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
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
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
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諸本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
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
之言也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見孟子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

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倬音卓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

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奉

奉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

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眈音譚淵淵於默識則

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

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

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

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

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音巧明

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

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

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

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

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

獸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

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若若開

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方傳昭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

事者一有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夫皮冠者是虞人之

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

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

道云爾官是一本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

著周旋行列之等行音航左昭十一年注朝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基之役周禮太宰注參謂

五人殷衆也謂衆上輔府史庶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

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遠去声并普卜切擊也字

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

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

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

也工一本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一本且夫官所以

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本無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論禮記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

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

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

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者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

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

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音端此禮記相土宜無聚大眾季

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

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

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

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趨也一音

修囷倉囷音倫謹蓋

藏勞農以休息之到勞切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

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

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教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

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

省囹圄省息井切察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

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

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

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閑市易去聲求商旅審門閭正貴

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

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

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

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暄之氣大疫風效軌寔瘧寒疥

之疾效若代切軌音求月令云人多軌饑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

遂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大鳥切寇戎來入相掠力切

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

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

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

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

發之也不為之時有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

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

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

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

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一本行字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
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特
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惟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
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厭一澁且吾子以為畏冊
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悞悞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
不悟焯音灼矣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
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上居宜切下與都其有巽然
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
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可
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
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
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關

斷刑論下

余既為斷刑論玩都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
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法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
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出左傳襄公而謂
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一本秋下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
必怠春為不善者一本春下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
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區毆天下之
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必
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
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
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
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入化乎一本是知蒼蒼者

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三木謂頂手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更平聲一瘴不得橫痺不得搖痺氣不切足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本作更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莫定支不得舒怨號之聲恐音竟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

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切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在集賢院為徵天下兵討淮西作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左傳莊公二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

馬古之守臣有賂人之財賂一作傷一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暴音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

左傳隱公三年

曰賤妨貴少陵長

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

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

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

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

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

者之道也一本無者字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

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

本也一本之下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

不惑于是一本有矣字自中人而降守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一作賊固

不之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左傳厲公八年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張祿范

名曰夷宋襄之庶兄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范

事見左傳信公八年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成璜謂魏成穰侯親不足與

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載記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

秦二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

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刻鵠觚而不安五忽切不安也

作魏魏云諸韻並作魏項書作魏後各許原謂之是可也謂之

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

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附切皆痛念也以為狂為怪而

歆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

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事見左傳信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牧羆上步忽切下以異趙

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

侯不宜謀及媒近媒音薛漬也謂寺人即今之宦者以泰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

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

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

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

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

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刀以敗刀字乃作黎齊威公用之由是因內寵殺羣

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觀去而乃背其所以興跡

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

也左傳二十八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命晉侯為侯伯因龍臣景監以見秦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元帝特宦官弘

議辯

之設之者晉文公也一作設一本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

蓋失問也一本作問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

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

之義盾本初魯宣公二年趙盾穿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

夷皋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欽太子之柔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

駁復雜議唐書李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讐自囚請官左拾遺

負外郎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音父爽為縣尉趙

師韞所殺卒能乎刃父讎束身歸罪常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

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

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讐治一本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

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

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其可誅茲謂僭

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

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

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戰三切並儀罪也考正其曲直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

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

云父之讐言不與共戴天寢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吏之法是悖驚而凌上也

音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雜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

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柳文之三卷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四年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或王與弟唐叔虞戲前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或字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以地以人與小弱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當丁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歎歎者之事歎傾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云佚史質切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辯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

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

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垂錯至如是其後張湛

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知然其書亦多增竄非

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在切其稱夏棘祖公紀消子音季成

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

於利禍不得遂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道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

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充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

列子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以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

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或曰姓字名如字文子號曰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其辭

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蓋駁書也其渾而類

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九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

類高貌或作堯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

歟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

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

家為夫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史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

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老而死是書

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

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

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

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

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獲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抑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敷上言堯舜之不遭言一本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然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蘇川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其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哉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隘峭薄險隘峭薄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葆音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法猛獸損允法靈著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治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而易於墮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者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

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治子等尤恠誕
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鬼之
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
捷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
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徃徃言墨
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
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
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
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魏洞靈真經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
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
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未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
之序云庚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
功或作壘莊子音注云壘壘山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書其首篇出

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
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
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辨鵲冠子

鵲音鳥楚人告深山
以鵲鳥羽為冠鵲似雉

余讀賈誼鵲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鵲冠子鵲冠子上九篇論
三才變通古今治
亂之道其世兵篇
頭與鵲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鵲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
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羨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
書反用鵲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
子曰貪天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鵲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
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鵲冠子書亦必不取鵲賦
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四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仍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

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首尤殷勤焉當

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

誠仁矣謂比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

故不忍與音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

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

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推

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

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入終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以薑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率是大道藪於厥躬切正作肅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辱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

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

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象難以正授聖以纂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肅註云與盛完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

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

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

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

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

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大學徧于州邑選闕

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縣縣音懸鑿力照切音博鑿鑿

章博音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

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庑陋庑音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

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

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類與音同是日樹

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即就逾年

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肄音至師儒之室立廩以

周食圃畦以毓蔬毓與音同權其子毋贏且不竭贏音盈由

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更音平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

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

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頽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

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後矢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

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一本作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

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

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

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疑訾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

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群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或不

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

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中曾信能脩頌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

翁能首儒學更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蓋

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仁厚也惟德

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言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頌宮

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

陳器州邑攸固感忻以敬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

响响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

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廡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

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

纓公躬講論屢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治體莫不充

盈歸懼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其多

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

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

少飲酒食已王道式訛諸儒詩思繼頌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而蕩口也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漢書注

于有國至唐始循法度置史其威若承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

音毀絲篇之屬攻劫闖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作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在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璧

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又音遊唯

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

衣布泊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就功完獲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

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

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于有餘載其教

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

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

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

言謂子我申陳嚴祀永是是尊麗牲有碑麗猶繫也祀祭義云君川

在廟門西九夷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秋不雨綺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

終南甲命京兆尹韓府君名飾祀事去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

有加飾遂命塾屋令裴均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榱榑柱礎礎音紅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楚陶甃七歷切中堂有堊堊音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

致和嘉氣充溢林籟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文野夫

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

于祭法宜在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終南一名在都之南西至于嶽

斜音里南口名曰嶽又西至隴首山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頤嶽

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璆音珠以距于關寔能依固以屏王

紀堂條枚出毛詩秦風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

禱祝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

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

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

我私案成無虞儲時用充儲音除時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

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榮雩音謀于皆有準

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音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落寤誠

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案盛音

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魏七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音

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奔新廟張云奔音亦整頓端莊神

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色更音膏鯢齒音

皆壽頌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州界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

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暍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

張云崇音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過災悼懼分

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邑令裴均

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

用豐野夫謹誥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

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

事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

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柔仁博愛之道

洽于鰥寡張云上姑頌庶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

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

創立傳館傳林志切驛也平易道路易以改也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甸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司功參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

栗厥戒會群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發守祀搜考羸羨延而功均

節委積童云上於為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瀆聿說文瀆書版聿所以書至于祠

下稽度既備度旋切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張云埴音推也童云涯

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入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

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躬戍授受內若囂音宜切上承

輝光克艱以义無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

馭被屐孽馭被屐孽厥宜淑靈或次職以好天刑有襄其

躬必其馨必香也沉璧安告如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煥煥也神位湘源音揆

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志餘既福周亂于萬年期保伊

相通切副字登本諱作椒馨安精切神之亂于萬年期保伊

祐潛火燭孽地于歎風童云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

告于君公庶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填童云後小曰將載

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繫嚴清間音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

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古玉一作以對嘉祉南風滑滑私載

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

終古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水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朱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水切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朱

嘗出游洽締葛供女事猶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辭即不能
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
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
號上音究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塋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
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詒一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游纖眉
締紆童云縷思燕切締日知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

節死乎風濤乎一本作旬旬來哭號天以呼頽目耳鼻膏血交流三
日頽踣蒲北切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實已殂龜鼉鼉有蛟洎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
色憂傷槐罷誅列女傳齊景公有兩愛槐傷槐者此婦父為驛而傷

槐之法出趙姬完父操棹爰詎同上趙津女始者河津吏之女趙簡
始擢頭備必持中流發肉刑不施漢黃淳子漢淳子公有罪少女

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神道傳趙姬四哀吟句有七日遂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趙姬
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晉鄉人好禮
爰立茲立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文冲曰賢者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昭公

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古賈音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
聲去睢陽睢息遺切唐睢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主

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天與拳勇毛詩注神資
機智藝窮百中夫善射謂豪出十人不遇與詞辭危眉之都尉漢武故

名即首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額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
童云數所角切奇居宜切後即漢李廣後臂善射天寶末寇劇
上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妻不偶也

憑陵隳突河華音盡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

駿陳暮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前委師而勸進

為石勒所破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

懸合訂謀大同謂于切大也諺文誓鳩武旅以遏梗潰上音孟切

裂裳而十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呼火切柱厲不知而死難去声列

乃往死之日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若也故切狼曠見黜而奔師

黜之狼曠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

力志一作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

而百雉齊固城三堵初據雍立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

之奏復謂禮諸臣之復後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要去凶

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疏音疎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

單少拜守歲餘又秋恭據疏勒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上

潤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句奴共攻恭虜騎雖強矧盱眙而不進

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若攻宋之圍子九却之志

益專於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解普陽偏陽懸布之勁

一本作巧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偃陽偃陽主人懸布秦壘父登之及沂城

鑿穴之竒謂音率其事未詳或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力竭切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火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其心易子

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諸

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負蘭進明屯臨淮許國命阻絕而無歸

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

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

待之好呼切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厚以燕禮獨何心歎乃自噬其

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憐無衣之賦情

傷帶劍之辭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劍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衣九頭首而坐故更信賦云中包背之類也碎之以首身離楚野徒

無傳變之歎息後漢傳變為漢陽太守賊欲送變有周苛之慷慨高

祖使周苛守荊陽項羽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

日死後漢表詔羽殺洪之陳容曰寧與賊俱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

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蔡

道恭云新蔡守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

景宗之存一朝奔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

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疆祿皆受顯秩賜之士田蔡列

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不能得陵圖龐德之

狀魏龐德與關羽戰不降為羽所殺魏帝令於納官其子見勾踐

之心越語勾踐捷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羽林字孤知孝

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將軍死事者之舉門關於周與門凡財

物犯禁者李之以其財養死之其孤孤子財謂徵印綬於漢儀

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喪銀艾銀印銀印文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

即綠綬黃音贖十喪者每官印銀印文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僅以

怒寇惟勤謹一音勇也列子無以俾其事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

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

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歎公諱霽

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夔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

州涪音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

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

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

奮百代而越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依託洛陽城

下思鄉之愛黨來後漢温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

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

帝時西羌帝即充國圖盡而頌之銘曰

臣召揚雄帝即充國圖盡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

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變變

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變變

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變變

群凶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傳定公四年左踊躍不定屹彼睢陽

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五正切何規也賊攻睢陽為

而株唐忠義傳雲雲被執賊欲降之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

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

為不義屈雲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圭璧可

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惡慙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

焉勲烈孰與齊躅玉天子寢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

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慶慶茅

嗣均善無窮刊碑河濟萬古英風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六祖各惠

扶風公庶問嶺南三年馬德扶風人為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

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

書祠部特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江切

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

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

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味切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

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淨圖說後出推離還源

合所謂生而靜者記樂記人生而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

益顯傳瞻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向六

傳至大鑿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

道信為四祖信傳弘忍為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一聽其言言

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

慶其可行慶特乃居曹溪韶州地各唐或身未為人師會學去來寧

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

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

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其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

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獨其號乃今始告

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謂馬以儒重刺虔州都

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謂馬前漢下音篤二各天篤浮國胡

是也又西南夷傳注浮舶聽命成被公德受旂纛節戟切繫也弄者

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禮各切詳說也允克光于有

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揖一本

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庵合猥附不夷其高傳

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結乃萬其趣匪

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意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

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助上度伴人道遙越百有六祀

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誄也前人之

德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仰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

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

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陸一本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

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和尚用尊其

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

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

躬負薪音酉以為僕役而媒之媒音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

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接于下

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

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

施施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

習初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

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見

蒙悲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

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

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

焉同虛無混真道乃歎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峻以容公之立

誠放其中放本或服死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

大准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公寓形於南岡初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文蹤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

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

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和法劔云者我名也

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海界吾宇也戒為之壙

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

善薩大士其眾無涯善清初切薩桑易切佛書云善吾與之戒

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

般若經數逾千萬般若北未切若而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

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

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

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感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

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龍
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
然師吾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顛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
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
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
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若大狹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
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
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
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佞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
法付後學施之無斂夫茲初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
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
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
歲乃往明年拂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善辯博人也
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
兆尹弘農楊公某楊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
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
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
位李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
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抗揚憑自臨賀尉命以行狀來懷遠師
自長沙以博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
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

一作空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巽昏中魚放于淫

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

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謂之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

謂之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

也反戾聞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

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其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胡因於是北學

於惠隱南承於馬素咸歎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

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

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

謂施用茫然同借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

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龍窰石

以益其居龍窰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揚

公某裴胃李巽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

一為僧五十三某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女覺洎懷直浩

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

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

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

岫嶠山張云岫嶠狗鏤二音响又音古后切嶠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

旁行切即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

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

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

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

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

歲戊戌

某月日皇帝曰

肅宗

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

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

雲峯太師法證凡益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

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執屋浦切法也

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

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

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髻音過童踊躍執役故從吾師

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燠乙六反飢不豐食每歲會

其類讀群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徒徒音也伐木輦土作

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

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

而未始往也二而時行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

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

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周武王封號叔於西號平

王東遷奪其地與鄭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其陽號曰魏父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

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

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

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

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充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

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

者聞太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太師之

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音如獲肆宥故特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

教宗則完其位披山戈大梟薶去宇則也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群

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
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植木翁
茂翁鳥孔切木或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
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峻一本氣混
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群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
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
久長闕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
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手
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
尼為之室宇毗頻脂切律也傳也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

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眾比丘音

比丘如秦云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声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

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

石碑本洞作廓无長跪亦不衡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

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
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闢本闢剎巖巖殿舍宏大廊

廡脩直無音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入顯念佛三昧者必

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

休息不得坐三月凍得是二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
昧今釋氏有依此教脩行者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石本要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

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德而脩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

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聚况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

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貞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關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

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捻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

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真會觀于

化元同道祁祁或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銀帝求人師登

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

約音獨又音懸並牽也又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

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

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

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

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

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淨

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

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

其行事頌刊之茲碑宗元今撮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

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凡浮圖之道

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

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

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其年蓋乾元在廣德前恐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

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

為物執執中區切左傳奉區沃盥奉杖獲為侍者數百剪髮髻被教

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瀕瀕焉音臨
同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
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
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音麓洞庭商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窆穴窆穴音棺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
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
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
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
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
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
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

曹主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岷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
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帛縞音果白也來告曰居南嶽大
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是
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
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
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智姓智姓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
律度眾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
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
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衡山有石廩峯言未嘗形
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
之際則隕星黑覆告其期覆音浸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

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授
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慶雷發兆兮功
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礪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
兮德無遷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四



Journal on 23
2-7



110X
579
12
2